

《金文新考》编后记

从一九七二年正式考证古青铜彝器所刊载的命氏文字开始，到现在，已是十三年了。原为五十五岁的一个还属于中年边缘的作者，到现在，也已是六十有八，近于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古稀之令的老年人了！而《金文新考》已经完成了《典籍》、《货币》、《兵铭》、《人物》四集，编作六卷，由书法家张貽来同志首录《兵铭集》于前，继由隋学芳同志于张去香港而接手以工笔楷体书录于后，耗费了许许多多夜间公务之余的休息时间！今天终于有了影印出版问世的机会，这真是有以慰藉关心它并为它操心过的诸友了。尤其是作者处于晚

年之境，有种异于「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欣慰。由于古五帝金文与唐虞金文的史料记载的丰富，现在可以回顾四千年以前祖国有图铭文字为据的上古历史，能够并且已经看出了这个还留有母系制余风的，以「大父」为主的奴隶制社会的历史横断面，以及虞舜这个上古社会革命的领袖在反腐朽的母系制遗习与完成父系权奴隶制诸建设方面时，在以文字为上层意识形态领域里所作的艰巨而卓越的斗争了。

恩格斯曾说：

「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并不象我们现在所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这一革命——人类所经历过的最激进的革命之一，——并不需要侵害到任何一个活着的氏族成员。

……只要有一个简单的决定，规定以后氏族男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留在本氏族内，而女性成员的子女应该离开本氏族，而转到他们父亲的氏族中去，就行了。」

（见《马克思选集》第四卷第五十一页）

实际上，在我国上古的唐虞时代，这一社会革命完成得并不那么容易。帝舜囚尧而有天下，不但见于《竹书纪年》，且也为民俗所传闻。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称：

「余按小成阳在成阳西北半里许，实中。俗谚以为囚尧城，士安（晋皇甫谧）盖以为尧冢也！」

(见「瓠子河」篇「东至济阳句阳县」句下。第七十七页)

从笔者所考，舜都古商丘而命名称「北」(读悖逆之悖，商汤作「亳」)，至西周《诗经》还有「邶」的章目。明末史学者顾炎武《日知录》，注「邶」为「北」，是实得古旨的解释。「北」在唐虞金文中是两弟兄相背而立形，作「𠄎」，底下加一横，即是「𠄎」，以示弟兄相背共耕封土，而读「丘」了。今《说文》仍保留「北」的古体字，与「丘」同部。原来母系制时，弟兄称「亚」(古「仇」「伉」字，作「亲爱的伙伴」解)，为共同妻子的共同丈夫，是群婚制残余之习。为推行「弟兄相背各自为室而共耕」的新风，舜囚帝尧，足证背叛古道——即母系制遗风之一的弟兄称「亚」——之不易了。尤其是在两个双方男女世世代代相互为婚所构成的政治联盟这样一个帝室王位的承嗣问题上，是从炎帝神农与轩辕黄帝「阪泉」(今河北怀来官厅水库地区)三战起，直到帝舜提倡背叛古道而囚尧，夺了帝位，才实行了女性远婚于四面(《史》称「四门」)，男为承嗣人的社会大革命，世称「维新」(见注)。而后，是由于夏禹阜(姓)匕(氏称)氏推翻了帝舜王朝而以「子婿」身份依靠母族的保守势力登上了王位。《左传》所书：「禹，汤罪已，其兴也悖。」(见庄

三

公十一年臧文仲语)必是有史实根据的记载。否则，西周为后稷的后裔，是奉循诸父诸母之母系制遗风的夏禹与后稷同为先祖之列，鲁为姬氏之族，是不会允许此说流传于士大夫之间的。而「复辟」一辞，实际就是源于夏禹阜匕氏姓氏之称(夏禹阜匕氏推翻了帝舜围辛氏，恢复了女婿承嗣帝位的母系制遗风)，同样反映出这个久已湮没的弟兄之子与姊妹之子(也就是「婿」)之间在争夺帝位上的一段激化的斗争史。

最后的结果，是夏禹之男(即，儿子)——夏启又反过来，遵循帝舜的「维新」制，借祭祀夏禹已亡三年之机杀了以夏禹的「子婿」身份准备依「复辟」制登帝位的「伯益」，而男权的父子相承或兄亡弟及的帝位承嗣问题，始得因此解决，父系制在帝位承嗣问题上，始得在「有夏四百多年」中巩固下来。这些在笔者《夏启嗣位前一次大屠杀的物证》一文的考证中，也已作过论述了。

二

总之，纵目上古史，如鸟瞰众峰之巅，这种异于登泰山而小群峰的攀山者的欣慰之情，

读者是可以想象到的。

这是一种欣逢盛世的幸福感，如果不是处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属于伟大的第二次革命的今天，这么一部一反习闻与偏见及旧传统、旧学术研究的诸多论点的文字考证书，想有出版的机会，是很难的。

因而，除了怀念曾经支持我的研究工作的茅盾、冯雪峰两位先哲的鼓舞之功外，对楼适夷、蒋天佐、戈宝权、潘耀明诸新朋友老友的支持，对于笔录以助的夏熊、熊天伦和两位前面已经提到的书法家，还有马烽诸同志的关心和山西人民出版社古籍室孙安邦、北岳文艺社张成德等同志的辛勤审阅，都在这里致以深忱的感谢。

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注：最早见于《诗经》，实则源自帝舜氏姓之称「困辛」。在帝舜倡「维新」以前，祖国有文字记载的五帝史，一直是新兴的父系制奴隶主势力为代表的「男」（即儿子）与古老母系制遗留的旧传统的代表人「子」（即女婿，也就是姊妹之子）争夺王位的世次交替史。

